

新疆十年散文选

1949—1959



新疆十年散文选

中國作家協會新疆維吾爾自治區分會編

新疆人民出版社

1960年·烏魯木齊

新疆十年散文选

中國作家协会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分会编

*

新疆人民出版社出版

(烏魯木齊新華南路27号)

新疆印刷厂印刷 新疆新華書店發行

*

开本：780×1092 1/25 印張：10 插頁2

1960年6月第1版第1次印刷

印数(烏)1—3,000

統一書号：T10098·4

定 价：(6)0.99元

編 選 說 明

建國十年來，新疆維吾爾自治區的文學創作，在毛澤東文藝思想的光輝照耀下，取得了空前的大丰收。這裡編選的“新疆十年散文選”，精選了十年來新疆各民族作家、業余作者、革命老干部等發表在全國各個文學刊物上的優秀散文作品。這些作品，同天山南北瑰麗多彩的社會主義建設一樣，有着豐富的內容和鮮明的特色，無論是思想性、反映生活的深度、藝術質量，都達到了較高的水平。象作家劉肖無關於克拉瑪依油城的特寫，碧野筆下的農場風光，祖農·哈迪爾和王玉胡描寫維吾爾族農村人民公社化後新生活的散文，左齊將軍的革命鬥爭回憶錄，朱家勝的“飄動的篝火”，田武的“藏北輕騎兵”，布蘭泰·都夏夫的“在金色的土地上”等篇，都曾受到讀者的好評。這裡描寫的有橫穿舉世聞名的塔克拉瑪干大沙漠的石油尖兵，有駐守在藏北高原上的邊防戰士，有變沙漠為綠洲的農墾部隊，有花香濃郁的南疆花果城，也有風景秀麗的葡萄溝……。讀着這些作品，使我們更加熱愛祖國的邊疆以及邊疆社會主義建設各個戰線上的新人。

這個選集，由於編選的時間倉促，加以我們的能力有限，缺點在所難免，希望讀者指正。

編 者

1960年4月5日

目 錄

編選說明

平凡而又偉大的人.....	左 齊 (1)
夜走四棵樹.....	劉蕭无 (8)
巧匠顯神通.....	王玉胡 (20)
南疆千里行.....	碧 野 (25)
巴合提汗的新生活.....	維吾爾族 祖農·哈迪尔 (47)
在金色的土地上.....	哈薩克族 布爾泰·都夏夫 (57)
上一代.....	維吾爾族 熱合買特 (65)
金碗的故事.....	王玉胡 (70)
老隊長.....	劉蕭无 (73)
火焰山中葡萄溝.....	叔寬浮 (81)
征服塔里木大沙漠的尖兵.....	韓文慧 (92)
火焰山上四十天.....	何永繁 (98)
塔里木的真面貌.....	言 川 (117)
把青春獻給美麗的事業.....	碧 野 (123)
從博斯騰湖畔開始.....	傅志華 (139)

飄動的篝火.....朱家勝 (152)

36 福前綫探親人.....維吾爾族 賈·吾冬尼娃 (157)

美麗的伊犁河.....哈薩克族 俄·沙爾加努夫 (163)

紅花朝陽開.....哈薩克族 馬哈坦 (173)

巴里克蘇的牧人.....哈薩克族 阿·拉別克 (192)

藏北高原的戰士.....安志明 (201)

藏北輕騎兵.....田 武 (210)

北塔山散記.....馮配 (后233)

平凡而又偉大的人

左 齊

敵后撐持不世功
金鋼百煉一英雄
時人未識將軍面
親切和藹田舍翁

這是延安一位革命老先生的詩——“奉贈朱總司令”，刊在一九四二年二月二十一日的新華日報上。我很喜歡這首詩，只幾句話就寫出了總司令的某些特點，使人深思尋味，余意未盡，因而我就牢牢地記在心上了。

總司令，朱德同志，這個名子在我國人民的心目中，尤其在人民解放軍里，是多麼親切而熟悉啊！還是在延安的時候，我們曾在邊區政府門前的河灘上，歡迎他從太行山敵后抗日歸來。這是我們許多同志第一次見他，那時他穿着一身褪了色的普通戰士的軍衣，古銅色的面龐上飽含有戰爭烽火和旅途風霜之苦，寬大的嘴唇不時挂着微笑。他說話緩慢清晰，和藹可親；身材魁偉，步伐穩健，人們一見就感到老父親一樣的親切謙和。

這是十五、六年前的印象了。現在他跋涉萬里來到新疆，

年逾七十，身体依然那样健壮，精神仍旧十分饱满，这怎能不令人感到满心的幸福和愉快呢。

我们这支部队感到和他分外親切，因为在南泥灣生產时，总司令对我们的影响和教育特别深刻；他的光辉形象和高尚的革命精神，深深铭刻在我们心上，使我们永远难以忘怀。在延安时，国民党对边区实行封锁政策；封锁固然给我们带来一些困难，但逼着我们想出了更多的办法，把我们锻炼得更为坚强，我们以自己的双手在荒山古林里开创了富裕美好的生活。人们还记得，总司令住在延安王家坪时，在繁忙的工作之余，还常常挖地种菜，沿着延河大道拾粪。他指导人们培植的菜园和果园长的特别茁壮丰美。王家坪的果木园以前只是几株枝干杈丫的老树，后来经过精心培育，长成茂密浓荫的果园，成为人们游览憩息的胜地。

总司令和每个人接近时，使人感到他同我们的每一个普通劳动者一样。他确是普通劳动人民中千锤百炼的杰出的英雄。他每次到我们连队来，总要找年轻的战士拉拉话，走近伙房同年龄较大的炊事员谈谈，晚餐后和战士们一起打篮球。接触过总司令的人，都能感受到他那伟大的爱的温暖。他爱人民，爱孩子，爱青年，爱大自然；这一切都使他发生无限浓厚的兴趣。他喜欢研究探索自然界。延安的冬天都是烧木炭取暖，他从卖木炭的农民口中，揭破了南泥灣的秘方。他和王震同志踏遍荒山，鑽透古木老林，规划指导部队开展了轰轰烈烈的南泥灣大生产运动，把野草丛生的南泥灣变成米粮满川，牛羊遍出，丰衣足食，耕一余三的乐园。就这样，一把锄头，一条枪，小米子加步枪保卫了陕甘宁边区，发展与巩固了抗日根据地。总司令常说：“大自然就是财富，我们要拿勤劳的手驯服它为人民服务！”总司令的理想和气魄是多么崇高和雄伟啊！

听说总司令要来新疆，我压抑不住内心的激动，过去耳闻

海目睹的一切，一幕一幕的象潮水似地涌現在眼前，反復的在里迴蕩、沖擊，一夜沒有睡着。我想：這次總司令來，該向腦他老人家彙報些什麼呢？

在一個天高氣爽的上午，天山頂峯只有幾絲白雲輕輕浮動。總司令乘坐的“銀鷹”在我們頭上低空盤旋，我的心禁不住噹噹的跳動起來。我們遠在邊疆工作，十多年後又一次能親眼看見總司令了，他關懷着我們，關懷着新疆各族人民，見到他說些什麼好呢！頃刻間，“銀鷹”徐徐着陸，我們佇候在機場柵欄前目不轉睛的注視着機艙門口。當朱總司令滿面笑容出現在大家眼前的時候，人們只顧熱烈的鼓掌，竟忘記問候，他老人家反而先問我們好了。

朱副主席這樣大的年紀，一到我們這裡就參觀視察，一天也不肯休息。我們深深敬佩他不倦的工作精神，但又怕過於勞累了他而使我們感到不安。副主席在烏魯木齊視察了工廠、礦井、學校後，隨即到生產兵團瑪納斯的幾個農場和克拉瑪依去訪問轉業生產建設的戰士和幹部。副主席在兵團農場看到那空前丰收的景象時，贊賞地說：“你們兵團，你們的每個農場，都是最大的、最先進的人民公社。這裡工、農、兵、學、商，樣樣俱全，你們將最早地走入共產主義社會。”兵團的同志報告他：我們這裡的一切，都是南泥灣政策的繼續和發展。副主席意味深長而肯定地說：“縱然使用的工具不同，而方向都是一個——共產主義的方向。”

我們農場的戰士們對總司令熱愛的心情，用言語是難以表達的。他們用自己瓜果園里最大最鮮的蘋果，最香甜的瓜，最醇美的酒，來款待自己敬愛的領袖朱副主席。有的戰士因公不能見他，特意從幾十公里以外送來鮮花，向他致敬。

朱副主席在視察克拉瑪依大油田的時候，深為這個戈壁灘上興起的石油基地和人們豪邁的勞動精神所吸引。三年以前這裡還是黃羊出沒、茫茫無垠的戈壁灘，而今日已是近三萬人口的

石油城市。远远望去，那数不尽的鑽塔，像远洋海輪靜靜的停泊在海灣。据礦局負責人介紹，明年油田計劃出產原油一百萬噸以上，到一九六二年即可达到年產一、二千萬噸。副主席为这个天然油礦的發展远景而高兴，他特別贊揚这里各族工人的親密團結和創造性的劳动。他說：“你們这里，在三年以前几百公里只有一个人，是个神話般的地方。今天有这样大的变化，从一口井到几百口井，將來還要發展到几千、几万口井，你們十几个民族的工人團結在一起生活、劳动，这个事实本身就是共產主义的大协作。”这里的家庭妇女已从狹隘的小天地中解放出來，她們組織成“三八”采油隊，“三八”鑽井隊，“三八”煉油厂，为祖國生產工業的血液而積極劳动。礦局还專为孩子们創辦了“兒童工厂”，使他們的學習与劳动相結合，他們把自己制造的產品，敬献朱副主席和全國妇联副主席康克清同志。副主席在巡視伊犁、喀什的时候，不断以这些活生生的事例來教育鼓舞人們，他把这譽为我們偉大人民的劳动積極性和創造才能的表現。

他在風光綺麗的伊犁河岸，在南疆綠洲的阿克苏、喀什等地，不倦地进行視察，他连连称贊边疆各族農民的革命干劲和奮發頑强的共產主义風格。伊犁区今年平均每个農民有二千到三千斤糧食，阿克苏和喀什地区的農民每人平均有一千二百斤糧食，社員們信心百倍地报告副主席：他們明年糧食要再翻一番，爭取千斤社，棉花和油料作物、畜牧業也都要大大發展。社內成立了托儿所、幸福院、公共食堂，……他們恨不得把他們全部的心里話都告訴副主席，并且請副主席將他們建設社会主义的火熱的心帶給我們偉大的領袖毛主席。副主席鼓勵他們說：“你們有这样好的条件，土地好，水好，气候好，干劲大，一定能夠獲得更大的丰收。你們还有这么多果園，吃不完的瓜果，應該搞副業加工，把它作成美好的酒，和各种各样果子露，运銷全國各地”。一位社員在报告他現在美好的生活

情景时，情不自禁地把旧时代遭受的痛苦和灾难倾吐出来，副主席说：“是的，旧社会的痛苦生活已经过去，新社会的幸福是永远属于你们的。”

九月的边疆，在天山北麓已秋风，而天山以南还是那么炎热。副主席在疏附色满区红星人民公社视察时，汗水浸透了襯衫，但他还是極有兴趣地踏看了银花朵朵的棉田，又钻进一片黄麻麻的高粱、包谷地里。这时棉田里飘荡着采棉姑娘爽朗而悠扬的歌声，她们每人胸前装着鼓囊囊的一大包刚采下的棉花，她们还不知道来的是朱副主席，只管无拘无束地唱着，她们和小伙子们比赛唱歌，歌唱美好的社会主义生活！副主席频频微笑，祝贺她们今年的大丰收，预祝她们明年获得更大的丰收。

朱副主席邀集机关干部座谈的时候，各民族干部聚集一堂，充分体现了亲密团结的友谊气氛。副主席全神贯注的倾听各族干部叙述解放以来新疆突飞猛进的情况，他对新疆各民族的团结无间感到特别满意，他说：“共产主义的思想与风格，是各民族团结的基础。现在新疆和内地人民一样，正在鼓足干劲，全民办工业，铁路修通以后，这里的工业将更快地发展，我们各民族的经济和文化科学，将齐头并进。”他说新疆有着丰富的天然财富，有十几个民族，有来自全国各省的干部和人民，这是伟大而丰富的文化大会合，各民族都有自己的优良传统与风格，这是很宝贵的，各民族互相学习，取长补短，新疆的发展条件比那里都好。他说有了这种文化大会合，各族人民在长期的共同劳动和互相接触中，将会产生一种共同的语言和习惯。他向干部们讲到这样一个历史事实：他说四川省的自然财富、气候条件很优越，人们称为“天府之国”。明朝末年张献忠退守四川，把人几乎杀光了，现在的四川人是后来从各地移去开荒生产的，他们一进四川就吃不完，孩子的也多，现在四川的七千多万人，都是后来发展的。他们是各省去的，就带

去各省的文化和生產技術，他們在那里精耕細作，生產出大量的糧食和其他生活資料，供應全國。這些外省人川的人，在長期的生活接觸中，創造了一種共同的語言和習慣，四川的語音不象北方的也不象南方的，但南方人北方人都能聽懂。副主席講這歷史故事，使人細細尋味，感覺他有着深刻的現實意義，

朱副主席在新疆視察期間，特別了解了人民解放軍在新疆參加生產建設的情況。並且給以很高的評價。人民解放軍進駐新疆後，在王震同志領導下，堅決執行毛主席的人民解放軍是戰鬥隊又是生產隊（工作隊）的指示，還進軍途中就進行了深入的生產建設動員，確定我軍進疆後的任務是保衛邊防鞏固治安，作地方工作和參加生產建設。解放初期，新疆糧食供應極為困難，人民解放軍節衣縮食，一肩背槍一肩扛坎土鏟，在天山南北遼闊的戈壁灘荒野上，挖渠開荒。樣這，不僅解決了自己的吃飯穿衣，減輕了國家負擔，而且幫助各族羣眾發展生產，在新疆歷史上建成了第一批現代化工業。現在生產兵團各個農場已是田連阡陌，綠樹成蔭，繁重的體力勞動已為機器所代替。各農場整齊舒適的新建房屋櫛毗相連，一幢幢掩映在綠叢中。他們的各項福利文化設施應有盡有，還開辦了中學和大學。大躍進以來，兵團的工業更有着迅速蓬勃的發展。副主席對人民解放軍在新疆發展生產的巨大成就非常滿意，他贊揚駐新人民解放軍保持發揚了我軍的光榮傳統，為邊疆各族人民作出了巨大貢獻。但他一再告訴我們千萬不能驕傲自滿，我們的成績和人民締造的共產主義偉大事業相比，猶如滄海一粟，是微不足道的。

朱副主席無時無刻不在關懷着下一代的成長，他每到一地總要接見青年人，他對青年們說：“你們年輕有為，後來居上，你們將來個個比我們強。”副主席對青年一代的這種諄諄教誨和熱切囑望。在青年人的心裡激起了無限的力量。有機會會見敬愛的朱副主席該多么幸福！

九月二十三日，敬爱的副主席要走了，誰不想再見他一面呢？早晨，从大街小巷一隊隊工人、農民、士兵，紛紛擁向烏魯木齊河畔的人民公園。人民公園在它的歷史上寫下了光榮的一頁，成千上万的人將在这里聆聽他又一次的教導，將在这里送別我們敬爱的朱副主席。當副主席穩健的身軀出現在人羣中時，歡送的人羣掌聲雷動，副主席不住的微笑着，向人們招手致意。

九月二十三日，在這個難忘的日子里，人們懷着無限的深情和致意，依依不捨的會見并送別了我們敬爱的領袖——朱副主席，祝我們的領袖象天山一樣，萬歲長壽。永遠健康，讓我們在他的光輝形象的感召之下更大的力量向前躍進！

夜走四棵樹

劉蕭無

只听車后边嚇的一声怪响，司机猛的一下煞住車，真糟糕！又拋錨了！

这也难怪，在这就象永远也走不到头的戈壁上，偏偏又遇上这么热的天，車开到五十馬，只听風把帆布篷頂刮得咕咚咕咚象打机关槍，可显吹进車窗來的这哪是風呀，这簡直是火，热辣辣的，炙痛人的皮膚，憋得人气都喘不过來。在这样的路上跑車。憑你有天大本事的司机，也不能不提心吊胆，也不能保証輪胎不爆。

夜幕到底降臨到大地，遼闊的戈壁忽然变得只剩下車灯能夠照得見的那么一点点，人輕輕地換了一口气，拂了拂鬢角上的汗珠，好不容易說了句轻松愉快的話：“这下，可該涼快啦！”

誰知有經驗的司机却搖了搖頭，說：“涼快，那得等到下半夜。”

就在这时候，輪胎爆了！

司机悶着頭儿在公路旁边蹲了好半天，对那瘪了气的輪胎，連看都不看一眼。我和同行的景圍着車轉了一遍又一遍，想

看，看不見，想找句什麼話安慰安慰司機吧，可這還能說什麼呢！倒是司機打破了這沉寂，帶着苦笑的声音說：“我看你們兩個還是先慢慢的走吧，也許有個村子，能找上點吃的。要等補好了胎，兩三個鐘頭，說不定……”

這時，我們兩不約而同的嘆了一口氣說：“早知道帶上點吃的就好了。”

我們知道司機同志也是早晨天亮吃的飯。

說着，說着，我自己的肚子就咕咕咕的響起來了。

景說：“也好，那咱們就先走一步，四棵樹，大概離這不遠啦。”

這條路景走過很多次，一路上地名都記得很清楚。我呢，可還是第一遭。只好聽他的，跟他走。好在筆直而平坦的公路，沒有坎坷，沒有岔道，合上眼睛也不會走錯。景一邊走，一邊和我說，這條路就是可怕呢，有一次他就曾在這兒擱淺過七八天。去年，鐵道部來了個勘察隊，在這兒工作了一年多，選擇了幾條綫路，那一條也逃不過一段大流沙。看起來，將來這段路也非得是重點工程不可。

就這樣，走着，說着，不覺累，也不覺熱，大約不到一個鐘頭的光景，景早高興的笑起來，指着前面，告我說：“你看，那一定就是。”

前面，黑黢黢的一大片，不是房屋，定是樹木。正好就在這時，在那深得象海一樣的黑暗里閃出一點燈光，你想啊，人到這時候，心情怎能不舒暢。不知不覺脚步也就放快了。

也就在這樣不知不覺之中，我們走進了村莊。我所以說不知不覺，是因為一直等我走到村莊之中才發覺，原來却已經到了。它就是那麼樣的安靜，安靜得連一點人的吵鬧聲都聽不到。四周圍密密層層的樹木，又高又大，大概是楊樹，一走進來就聽見頭頂上颯颯的風聲。其實，方才走在路上，還連一點風都感覺不到呢。這裏的空氣顯得格外清爽，吸一口氣就

象是一种享受。就在这深邃的茂密的樹木叢中，隱隱約約看得見有那么三五人家，經驗告訴我們，凡在公路兩側的人家，不是旅店，就是飯館。我們滿有信心的向一个有着灯亮的地方走去。一道蜿蜒的小渠，听得見潺潺的流水，几間土房，屋前拉着短短的籬笆，籬笆上爬滿了綠森森的，不用看就知道是豆角、瓜，还有牽牛花之类的花草。籬笆里边，地下，鋪了一塊毡子，人大概剛躺下，灯還沒熄，就放在旁边一个矮脚桌子上。看，多幽雅的环境，毫无一点烟火气，我們的估計顯然错了，这决定不是飯館，也不象旅店，这是一个普普通通的維吾尔農民的家庭。我担心景会貿然的闖进去，那夠多不好呀。我趕緊拉了他一下，指給他，前边，不远的地方，还有一家，沒点灯，黑忽忽的，好歹去看一看吧。

等我們走到門前，才要叫門，恰好屋里走出來一个人，拖着兩条長辮子，是个維吾尔姑娘。我們走上前去，說明來意。說实在的，这个來意是永远也說不明白的，我們不会維族話，而她呢，好象也不会漢話。我們兩想尽了办法指手划脚的說了好半天，她却只是一个勁儿的搖頭，这算什么呢？是答复我們的問題呢？还是根本沒听懂？我还想再作努力，景却首先放棄了希望，他說：“算了吧，連灯都沒点，这不会是的。”

經驗又一次告訴我們，如果公路边上找不到店和飯館，往村里，走得越远就越不可能有了。我說：“咱們还是簡單一点，随便找点吃的就行了。”

这和第一次看到的房子一模一样，有水渠，有籬笆，籬笆下边也鋪着毡子，矮脚桌上也点着煤油灯，只是还好，人沒有躺下。忽然我想起了一句維族話，隔着籬笆，大声的問：“尧乐达西（同志），儂巴（有）嗎？”为了弥补語言的不足，我还用双手圈了个圓圈，比了一下。

这下可真灵，一个長着絡腮鬚的老头儿一叠連声的答应着：“巴，巴，”一边說，一边他就站起，迎着我們走出來。

——为什么他不往屋里走呢？难道饅頭能夠放在外邊嗎？我
只是这么猶豫了一下，他已經走到我跟前，打了個招呼，就
走。我們只好跟着他。走不多遠，一棵樹下，有個蘆葦搭的棚
子，他掏出一盒火柴，擦亮了一根。順着他的手勢一看，嚀！
原來是一堆西瓜。

我和景无可奈何的苦笑了一下，挖空了腦子也找不出一句
可以用得上的語言。而他呢？好心的主人，却一個挨着一個拍
他的西瓜，“亞克西（好）”“亞克西”的夸獎着。

正在這為難之際，來了個巴郎（小孩），魚一樣的溜進
來，管我們叫同志，似乎表示他們會說漢話，可以給我們當翻
譯。對我們來說，這當然是求之不得的機會了，一把抓住他，
請他問問老人家能不能賣給我們幾個饅頭。巴郎骨碌着眼睛，滿
懂事的看着我們，問道：“吃的，堯克（沒有）？”然後他啞
嘴，深表同情的搖晃着腦袋。可是，真夠叫人着急的，看樣子
他並沒打算把我們的話翻給老头听，只是眨巴着眼睛，想呀，
想呀，忽然象個大人似的，給我們出主意：“這個樣子吧……”
他一彎腰，鑽出蘆葦棚子，向南一指：“那兒嘛，解放軍的水
文站巴，你們去嘛，饅頭，水嘛，亥麥斯巴（全都有）。”

這倒是個好主意，我們請他馬上領我們到那兒去。原來就
在离這沒有一百步遠的地方，有一座新修的土坯房子。當我們
剛剛接近這所房子，不知是因為腳步聲音呢，還是因為說話的
聲音，驚動了一條狗，氣勢洶洶的，叫着，跳着，向我們扑來。還沒
等我們來得及防禦，从屋里霍的一下蹦出來一個七八歲模樣瘦
瘦的小姑娘，撥浪着兩根小辮兒，揮着小拳头，抖足了威風，
對狗吼了一聲，那狗趕緊閉住嘴，夾着尾巴，作錯了事似的，
溜向黑暗的草叢中去。小姑娘回過頭來，出乎意料的看見了我們，
二話沒說，一跳，又跳回屋里去了。只听尖尖的嗓子喊了
聲：“爸爸，兩個人。”

屋里迎出來一個人，袖子卷得高高的，兩手濕漉漉的，正